

走近杂文家

上

汪金友 雷长风 主编

李庚辰 袁成兰 陈鲁民

李 下 鄢烈山 赵青云

魏剑美

许家祥

郭振亚

石 飞

刘兴雨

汪金友

任 蒙

王守泉

李俊瑶 陈庆贵 周明华

王惠民 程学武 董联军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走近杂文家

上

汪金友 雷长风 主编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近杂文家. 全2册 / 汪金友, 雷长风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 8
ISBN 978-7-5034-7922-9

I. ①走… II. ①汪… ②雷… III. ①作家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7392 号

责任编辑: 窦忠如

策划编辑: 有 森

封面装帧: 点击成金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29236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mm 1/16

印 张: 43.25 字数: 62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98.00 元 (全 2 册)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

主编寄语

这里的故事很精彩

汪金友

编辑这部书稿的时候，我曾多次忍俊不禁。你说，这些杂文家们，怎么就这么搞笑？几乎每一个人，都做过一些“傻事”，有过一些“丑事”，遇过一些“坎坷”事，干过一些“任性”事。他们的“仕途”和“钱途”，大都走得不是很顺，有些甚至陷入“我思故我栽”的境地。但他们的“思途”和“文途”，却为世人瞩目，为时代留声，为正道轰响。

他们是一群平凡又不甘寂寞的人，他们是一群具有远见卓识又正气凛然的人，他们是一群敢于说话又擅于说话的人，他们是一群吃过苦头又宁折不弯的人。

在社会发展的一波又一波大潮中，杂文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像鲁

迅一样，他们总是站在时代的潮头，大声地疾呼，拼命地呐喊，不怕风吹浪打，任凭辱骂恐吓。杂文家不是士兵，而他们却像士兵一样在战斗。越是风起云涌，越要激流勇进；越见假恶丑腐，越会义愤填膺。读他们的故事，你将学会观察、学会坚强、学会突围，闪亮自己的人生，创造思想的辉煌。

我相信，人生是有“秘诀”的。同一件事，10个人去办，会有10种办法；同一个标题，10个人去写，会写10种模样。但如果仔细比较，就会发现，肯定有一个人办得最好，有一个人写得最妙。人生的捷径，就是学习他人的经验，汲取他人的教训。从杂文家身上，你可能学不到为人处世的“绝招”，但可以学到做人为文的“勇气”。

2014年，《杂文报》开办了一个“杂文名家风采”专栏，由我和雷长风老师执笔，每周推介一位杂文家。2015年，我们又把这些文章补充和整理，出版了《中国当代杂文家》一书。但书中介绍的111位杂文家，推介文章都是1300字左右。篇幅所限，很多精彩曲折、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和杂文佳话，都没有讲出来。所以，这次我们邀请了国内40位成就卓著的杂文家，讲述自己的故事，记忆跌宕的人生，传授创作的绝技。

现在有关杂文的著作，总体分为三类：一类是作者的自选集，再一类是组织的选编集，还有一类是杂文研究书籍。而在我的印象中，至今国内还没有一本关于当代杂文家的人生传记。他们的思想和经历，也是中国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，应该记录下来，留待后人研究和借鉴。

当代中国共有多少杂文家？没有人做过准确统计。而曾经出版过个人杂文集者，大概也有上千人。遗憾的是，我们这本《走近杂文家》，由于容量所限，只能从当今最为活跃的著名杂文家中，选入了40人的万字文章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们还将编选更多介绍杂文家的专著，推动杂文事业，弘扬中华文化。

走近杂文家，你会听到最前沿的声音，看到最闪亮的火花；走近杂文家，你会放远自己的目光，积聚前行的力量！

2016年5月9日于北京



主编寄语

万事随缘

雷长风

把 40 位杂文家约在一起，打破传统观念，不排梁山座次，或曰席地而坐，或曰圆桌会议；不论长幼尊卑，不分学识高下，不拿学者派头，不摆官员架子；举手即可发言，不必忌讳顾虑。这是多融洽的氛围，这是多民主的盛宴！赵家人瞪赵家眼，杂文人办杂文事。是不是挺好玩的？

天南地北，河东山西，天涯已成咫尺，谁去论南阳襄阳；知性美女，鹤发帅男，文友已成兄弟，无需问英雄出处！这是多大一个缘分，还真是挺好玩的！

说到缘分，插个花絮：一书法家朋友微醺，挥毫赠我“万事随缘”四个大字，正要落款，被我拦住，请他再写两行小字：“从容淡定，顺其

自然，该吃就吃，该玩就玩。”半醒半醉，半雅半俗，想想，就觉得好玩！

世上好玩之事多矣，有缘分才能玩到一起。佛说，千年修得同船渡。我说，万年修得同一书。能在文集中一起晾晒家底，感慨喟叹，这是多大的福气！

去年，汪金友先生拉我一起撰写《中国当代杂文家》，今年又约我一起编辑《走进杂文家》，这里边，既有情，也有缘。那本书我以《今生有缘》作为后记，珍藏了与诸位杂文家的友谊；这一回，我用《万事随缘》作为寄语，胡拉乱扯一通，只盼再续前缘。

本书名家荟萃，大腕云集，个个成果丰硕，故事感人。我唯一能与之比肩的是，经历与他们大同小异。我也是跳出农门后自强不息，靠写作获奖被录用为国家干部，曾在事业单位坐过多年办公室，还担任过中型企业的工会主席。业余创作，小儿把戏，发表过千把篇小文，出版过两本小书，获过十几次小奖。现为河南新乡市杂文学会副会长，省作协会员。暂无温饱之忧，常用“知足论”欺骗自己：前人骑马咱骑驴，后面还有推车的。尚能饭，体不胖，四肢勤，无大恙。可上槐树捋花，可下水库扑腾。不怕大小鬼，敢见中纪委。闲来读书作文，只为自己玩，不关五斗米！

键盘敲处，突发奇想：此书编者作者，若是聚到一起，大家抛开杂文，远离政治，袒胸露臂，把酒言欢，只谈风花雪月，不说赵家糗事。发言结集出版，弄个畅销书名《杂文家的初恋和艳遇》，是不是非常快意？若考察会议地点，俺近水楼台荐新乡。别小瞧这个地级市，1952年前，还是平原省的省会咧！这里有武王伐纣的同盟山、张良刺秦的博浪沙、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驿……还有太行美景八里沟、九莲山、关山、秋沟，特别是郭亮村的挂壁公路，世界奇观，令人震撼。此事你知我知罢了，千万别再传播，假如让那些与杂文投缘的老板获悉，蜂拥而至，排队报名给赞助，我可招架不住。虽是笑谈，并非空想，万事随缘，顺势而为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2016年5月18日于新乡

目 录

汪金友：这里的故事很精彩 / 001

雷长风：万事随缘 / 003

李庚辰：惩恶劝善为苍生 / 001



写杂文的要有点“敢与魔鬼争高下，不向霸王让分寸”的精神。我性情耿介，一贯嫉恶如仇；心底良善，喜欢扶危济困。这一辈子，自觉做到了一尘不染。这也与我有个贤妻直接相关。

瓜田（李下）：回望来路（答客问） / 017



杂文不能太正经，太严肃，它的常态，就是顽皮，有趣，好玩。清人张潮说：“才兼乎趣始化。”那是说，文章有了才华，还不够，只有兼顾到有趣，才算臻于化境。写得有趣，先要把自己变得有趣。

澄蓝（袁成兰）：岁月履痕——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/ 029



正当他把一锹土往我身上倒时，我的小腿动了一下，于是，我又被抱回来了。我记事时，曾大爷常给我讲这个故事，并说“臭丫，你的命大！”这篇 933 字的杂文，让我打了十年连环官司，写了三本书——《我当被告》《我是原告》《从被告到原告》。

鄢烈山：予岂好辩哉 / 047



我发表退休感言说，这辈子谈不上有什么成就，值得庆幸地是，我保持了做人的基本尊严，如今可以平安退休了。这些话，让有的年轻同事潸然泪下。我不比谁高尚，也不比谁高明，只是眼里容不得砂子，心里憋不住疑问。

陈鲁民：何不潇洒走一回 / 064



我本质上是与世无争的人，喜欢过风淡云轻的日子，对名利地位不是太在意，当然如有机会也不会拒绝。我很欣赏闫肃先生的几句人生格言：“得之淡然，失之泰然，争其必然，顺其自然。”因而，尽管我的事业没有大红大紫，但也有自己的精彩之处。

赵青云：青云流水 写意人生 / 081



汉字很有趣，由“人”与“云”构成的这个“会”字。可有两种解释：一是人头云集，人云亦云，形式大于内容；二是凡参会者都能各抒己见，朝着某个目标达成共识。把会场当作剧场，把讲话当成表演。

魏剑美：我的杂文历程 / 097



我觉得自己写杂文最重要的是有一颗不逃遁的心。永远在现场，在丑陋的现场，在批判的现场，在承担道义责任和良心追问的现场。我从不认为自己在道德或者别的方面具有某种优越感，我更习惯从丑恶者身上发现自己的丑恶，从卑贱者身上醒悟自己的卑贱。

许家祥：“浑水”共“蓝天”一色 / 107



我把杂文比作“儿子”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不管风霜雨雪，他都始终陪伴着我，不离不弃，如影随形。他陪我倾诉，为我解忧；他帮我鞭挞丑恶，呼唤正义；他同我研讨问题，探寻真理。他幸福着我的幸福，快乐着我的快乐。

郭振亚：记忆中的苦涩与甜美 / 124



我没当过官，如果当官的话，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，我坚信我不会贪污，不会受贿，不会被色情所诱惑。我会做一名一尘不染的好官、廉官、清官，好好地为人民干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酷爱人生的自由，做一个有价值的人，是我的人生追求。

石飞：写作，难割难舍的情缘 / 141

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写作者应该和必须是，权力的监督者，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代言者，社会丑恶现象的抨击者。我在杂文集《石头说话》的自序中，具体阐述过自己的写作理念：在下姓石，常以石头自称。

刘兴雨：行走在悬崖边上 / 157



看我的文章谈古论今，仿佛老于世故，其实不过是纸上谈兵，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碰壁。因为我鄙视算计、陷害、投靠、欺骗、吹牛、虚荣。乐于读书，但愁于应酬；不善交际，但知道感恩；不会搞关系，但有几个真朋友。吃饭睡觉马马虎虎，学习工作却一丝不苟。

汪金友：笔下人生路 / 175



自己走过的每一段路，爬上的每一个坡，都与写作有关。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但也不是一个失败的人。往上看，很多不如我的人，职务比我高，财富比我多，我很羡慕；往下看，很多比我强的人，职务比我低，名气比我小，我很自豪。

任蒙：杂文·文学·人生 / 194



我白天是个干部，晚上是个作家，几乎是与世隔绝，孤军奋战。区内很多人都知道我“在写”，却不了解我写了些什么。我总是记着一句话：别人不把你当人，你一定要把自己当人；别人把你当人，就千万别把自己太当人。

王守泉：为人作嫁一书生 / 211



谁能想得到呢，我最后不小心还真是做了编辑，而且一做就是一辈子。真可谓一语成谶。我写杂文，无论写什么，最后都会归结到讲法律讲制度讲规范上来，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种种不科学、不合理、不公平、不人道之处，挑破脓包，曝于阳光之下。

李俊瑶：人生的辩证 / 228



一定要有出其不意的选材，一定要有相对锐利的文字，一定要有春风化雨的风格，一定要有独辟蹊径的挖掘。“谨言”不是“不言”，该说的时候一定要“敢说”，还要“会说”。这个时候的敢说，与原来的敢说，少了激动，多了冷静，少了片面，多了客观。

王惠民：我与杂文 / 24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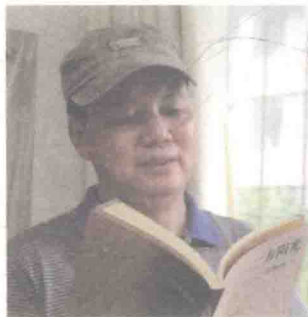
来路短，去路长；杂文创作，没有止境。现实中每个杂文作者的写作，都是处于行进的过程中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。走在杂文创作的路上，一路风景，一路欣赏；一路思索，一路写作。写下文章千万字，留予他人作笑柄。

陈庆贵：行吟在通向杂文殿堂的路上 / 256



我最大欣慰，是凭自身努力而不是靠别人垂青，实现了职场生涯的“二级跳”。年龄大了，总得写点能留下来的东西。振兴杂文要靠我们这些“急先锋”做“带头大叔”，感召和带动更多的人关心杂文，加入思想“大合唱”，表达观点“广场舞”。

周明华：明舌如刀，说的是“叨”吧 / 272



这名婆婆说：“革命年代，老百姓送亲人解放军的礼物，是为他们亲手纳的鞋垫。专栏作家周明华，就是我们家的最亲的亲人！”我不是生活在柔声软语的人群中，而是活在笔上有角的批评中。我还会“叨唠”下去，一点点地影响着我们共生共荣的这个时代。

程学武：走到“黑”不回头 / 290



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可笑；搬起杂文砸自己的脚，可敬。身在“官场”的我，敢于写杂文，而且写出了不少自认为比较尖锐深刻的作品。今后是否会砸了我自己的脚，我不敢说，但这条路，我会一直走下去，而且将走到“黑”不回头。

董联军：雁荡乔木 杂文联军 / 304



真正文学和杂文，是不可能“圆滑”的。“圆滑”担不了道义，也成不了妙手。投江而死的屈原，留取丹心的文天祥，都是用生命去担当人间正道。做一个杂文家，必须有文胆与底气。有胆有识，言之有物。其人正，其声亮。

惩恶劝善为苍生

李庚辰



>> 接待文友

我的外孙女李欢，上小学五年级时，写了一篇作文《艰苦朴素的姥爷》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我姥爷浓黑浓黑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嘴巴又平又宽，笑起来像一条小船。他那方方正正的脑瓜上留着寸发，又短又平，显得很精神，很可爱。他是个老军人，经常穿一身旧



>> 与老伴和“小作家”、外孙女李欢合影

军装，家里新衣服很多，他就是不穿。姥姥和妈妈都给姥爷买了漂亮的新皮鞋，他也不穿，姥姥劝他把皱巴巴的旧鞋扔掉，他怎么也舍不得。记得前天姥爷家很热闹，我妈和姥姥做了好

多好吃的菜，可惜每个菜都没吃完。听说妈妈要倒掉，姥爷连忙摆手：‘别倒，别倒！明天还可以吃，千万别倒！’姥爷从不浪费一粒米，一分钱，姥爷真是个艰苦朴素的人。别人说他是著名杂文家，又是高级军官，我看一点都不像，就像个老农民”。

童言无忌，童真可爱。外孙女说得不错，虽然我住在北京的解放军报社大院里，享受着正军级薪俸，但我的血液里仍然流淌着“农民”二字。我祖籍河南南阳，1941年出生于社旗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幼读私塾，后转新学。烧火喂猪，割草放牛，担水扫地，脱坯打墙。基本农活，样样能干。农家少年，也曾有过传奇般的故事——

初生牛犊仨“第一”

第一次打架。小时候，我本来是个话语不多，不爱惹事的孩子，从来不和别人争斗，街坊邻居都夸我懂事，德性好。我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打架，发生在11岁那年。我们的同伴中，有个“两头捣”，他常常通过翻嘴说瞎话，挑起同伴打架，他在一旁洋洋得意看热闹。那天，我们一帮孩子正在村头玩耍，他突然对另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：“庚辰骂你了”！我对这种搬弄是非的行为，非常恼火，听到这无中生有，当

面诬陷好人的话，热血喷涌，怒不可遏。尽管那孩子比我大三岁，长得又五大三粗，个子比我高一头，但嫉恶如仇的火气令我突来神勇，竟冲向前去二话不说，猛挥手臂，用尽全力，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，打得他满嘴流血，蹲下大哭，却不敢还手。一帮孩子见状目瞪口呆，谁也没想到我还有这种暴脾气，竟然说炸就炸，敢打敢拼。从此之后，不知是敬还是怕，村里小伙伴再也没人惹我，我也没有再跟人打过架。不知这是不是我后来不畏权势，“说大人则藐之”的根苗。

第一次登报。我上小学时连鞋都穿不起。因为家里穷，知道上学不易，所以学习很努力，特别是作文写得好，得到了老师的赏识，每期刊校刊，都有我的文章。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初中的。考上初中后，国家补贴一些助学金，我再从家里拿点粮食，自己做饭，凑合着就过去了。在贫困年代的恶劣环境中，我靠坚忍不拔的毅力，学习成绩一直拔尖，上高中时，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。

文章首次见报，至今记忆犹新。1957年，我正念高中，要开学了，学费还无着落，明知种地的父亲拿不出钱，就背着家人去45公里外的南阳市找亲戚借钱。路过南阳日报社门口时，看到阅报栏里的报纸上登了大半版诗歌，驻足品读，觉得并无奇巧之处，自己或可写出新意，遂萌生投稿之念。但身上有笔无纸，就在附近地上拾起来一个里面白净的空烟盒，把它展平，蹲靠报栏木柱，以腿当桌，草就了古体诗词《忆江南》二首，径直给报社送去。到了编辑部，愣头愣脑地问：“这里谁管事？”一个编辑问我干啥，我把烟盒纸递过去让他看。他起先不屑，看后惊讶，问这是谁写的，我说是我写的。他更吃惊，再问确实是你写的吗？我依然回答说，不错，是我写的。得到确认后，他让我把姓名、通讯地址写上面。没想到，开学第一天，《南阳日报》竟然在副刊显著位置给登了出来。那一年我16岁，正是充满理想的年纪。老师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报上发表作品，感觉很光彩，很自豪，于是就让我拿着报纸在班上大声朗读，令同学们非常羡慕。现在看来这个作品不过是少年意气之作，粗糙稚嫩，甚至算不上什么文学作品。然而，正是这两首小词，